

玉

□王春鸣



## 花边系马

看见一只小狗拆家，我跟陶然聊起自己小时候拆家的糗事。因为没有玩具，爸爸的东风牌手表，英雄牌钢笔，都被我拆得稀稀拉拉无法复原；他别在几个红袖章上的上百个毛主席像章，也被我全部滚到马路上；家里有几把生锈的刺刀、宝剑，被我在无聊的时候甩到了河里。最可怕的是在箱底里翻到了他们的结婚证书，展开来一张描龙绣凤的大红笺，簪花小楷写得密密麻麻，我只识得一个“王”字……不知道为什么带了它去上厕所，就没有再带回屋。这些行为毫无章法，我至今都对自己百思不得其解。陶然说他小时候，院子里的小孩喜欢聚在一起滚铜钱，站在那里把铜钱从斜放的青砖上滚下去，看谁的滚起来了，并且滚得远。他没有铜钱，在家里翻到一个花纹精美的玉璧，圆形而有方孔，权且用它代替吧，暗暗发誓要滚得最远，谁知道瞄准青砖扔下去，就碎成了两半。当时只有四五岁，四五岁的其他事情都忘了，唯有这个玉璧记得很牢，因为当时太失望了，竟然一次都没有滚得起来就碎了！

喜欢拆家的孩子却曾被叫作“宝宝”，我也是，陶然也是。古人的造字真有意思，家里面有一块玉，就是个宝。孩子小的时候，不管多皮，都会被长辈唤作宝宝。更有以玉为名的，像《红楼梦》里，黛玉、宝玉，一块顽石或一

块美玉，被赋予多少人生期待！

珍贵的东西对宝宝们来说没有什么物质价值，它唯一的意義就是换来一时的开心。我长大以后也是这样，连本该最重视的衣着打扮也是如此，只喜欢一袭布衣行过香艳。谁知道如今愈老，对物和美的贪恋却越重，尤其是繁华贵重的首饰，就是去逛博物馆，我也不喜欢砖石瓦砾、生锈的青铜、氧化的白银，专挑墓葬中的玉器先看。玉璧、玉爻、玉珏、玉佩、发簪、金缕玉衣……不管是礼器还是饰物，都喜欢，既喜欢它们天然的纹理、光华，也喜欢其上精致雕琢的龙凤纹、卷云纹、璃虎纹……

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美玉和加之其上的工艺，成就了古人对玉的比德和附会。

《周礼》专有一章《玉人之事》，孔子的比德之说就由此而来，说玉有十一德，即“仁、义、礼、知、信、天、地、道、德、忠、乐”，皆因其质纯洁，精光内蕴，圆融无碍。因此玉就被用来象征君子。所谓“古之君子必佩玉，右徵角，左宫羽，趋以《采齐》，行以《肆夏》，周还中规，折还中矩，进则揖之，退则扬之，然而玉锵鸣也……”这该是礼乐大盛的时代，上层精英们的组合垂饰和礼仪行止。而今君子比较少，也许，跟穷、配不起玉，因而无法规范自己也大有关系啊。

还好有博物馆，让人隔着展柜，也能听到佩玉锵锵的声音，据说这玉饰相叩的声音不仅与男人有关，也象征着古时女子的德音，以前看到陶渊明的《闲情赋》，简直不能相信这

据说这种玉石夹生在海拔几千米的山岩中，风化破碎崩落，再被忽

然而至的雨冲进深涧，又在枯水季，从干涸的河床中被开采出来，它怎

么会没有伤痕呢。

个冷淡的夫子，会为一个美女热血沸腾，而这个美女，我们是先听到她的声音的——“佩鸣玉以比洁，齐幽兰以争芬。”苏轼夸赞这篇“好色而不淫，合乎风骚之旨”，确实，女子佩玉比戴金银更多一些仙气。

我得到的第一件玉器，是散步时买的一个玉镯，它被单独放在一个展柜里，用射灯打着，翠色与紫絮隐隐约约，半浮雕的鲤鱼、卷云、蝙蝠、灵芝环绕整个镯身——玉在今天脱离了比德，却没有脱离吉祥的寓意。这块石头，曾经如此隆重地等我。从此，看见我手腕的人都多了一些品评，说好看，又说雕成这样，说明这块玉料有裂纹。在石头里经历漫长的孕育，遭遇岩浆侵入、火山喷溢，再沉积变质，美而有裂纹，是多么正常的事啊！

它们除了被岁月撞击，也会被时间消磨，尤其是和田玉。我有一串成色平平的籽玉，带着些微的原皮和瑕疵，每一颗都不完美，每一颗又独一无二。对着光看它，羊脂般的温润中隐现沧桑，既有月光之色，又有风声飒飒。据说这种玉石夹生在海拔几千米的山岩中，风化破碎崩落，再被忽然而至的雨冲进深涧，又在枯水季，从干涸的河床中被开采出来，它怎么会没有伤痕呢。

“登昆仑兮食玉英”，据说玉石是阴阳二气的纯精，所以古代有食玉的风俗，那么多的玉，为什么流传世的那么少？估计都被有钱又体弱的古人吃掉了。毕竟《本草纲目》中都说了，玉石可以“除中热，解烦闷，助声喉，滋毛发、养五脏，安魂魄，疏血脉”。苏州的燕子姐，送给我一块梅花鹿的古玉挂饰，说是寓意快乐。情绪再低落，我也只是看看它，实在不舍得吃。



一个人若能内心澄澈，不染尘埃，就能和宇宙万物进行沟通。

## 一个人的栖霞寺

□江徐



我们去往一个地方，也许是因

为读到一段话，或者一幅画。

去南京参加读书班，提早一天出发，因为想重游栖霞山。凌晨五点半，透过酒店的窗，看见远处山脉起伏，像侧卧的女子的妖娆曲线。

我去得早，不但省去门票，也避开了游客的摩肩接踵。栖霞寺在栖霞山西麓，放眼北望，寺院空旷，回字朱栏，鳞次黛瓦，再往上是山上葱茏的丛林。老和尚立在古树下，静如糖人。祖堂廊下挂有一幅书法作品，走近了看，是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。

绕过毗卢宝殿，走至后门，莲花墙长垂，晨光打在朱红蜡绿繁复庄穆的佛像上，让人想发出赞叹，似乎是为佛像，又似乎为恰好晨光，或者是为它们背后莫名其妙的一些东西。

山上枫叶还没泛红。没有香客喧扰的古寺，弥散着绚烂的宁静。绚烂是色，宁静为空。门楣两侧挂着对联：

有感即通千江有水千江月  
无机不被万里无云万里天

之前读到过南宋雷庵正受《嘉泰普灯录》中的名句：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一个人若能内心澄澈，不染尘埃，就能和宇宙万物进行沟通。世界处处藏有机锋，你能否感知，能否触机，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心。

晨光斜照，染了松柏，松柏的影子又印在白墙上，略微倾斜，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秋天，某个黄昏，乘车，窗外晃过飞驰的树与夕阳的光影。

漫步山道，细看山岩石佛。千佛岩，中国唯一的南朝石窟。这些

历经千百年风雨沧桑的石像，乍看之下，都很相似，等到走近后慢慢细赏，你就会发现，每个佛龛内，其实安放着不一样的内容，不同的佛像，不同的姿态，背后还有不同的故事和传奇。

第一次来栖霞寺，是七八年前，当时正值假期，游人如织，我自己也是随波逐流观花。独自旅行的好处在于可以随意走走停停，慢慢辨认出阿难与迦叶侍立两旁的佛陀、手执莲花的何仙姑……每一尊，都在某场浩劫中被砍头挖目。

林间的榛子纷然掉落，有人将它们拾起，又供于佛前。秋光打在佛像脸部，龛内打扫过，看起来非常干净。凝视之，“干净”一词仿佛被拆解、打碎、稀释，灌入心田，这份足够的干净让人产生微弱的心痛。想起年幼时，下雪的傍晚，雪积得很厚了，只有门槛外搓衣板大小的一块泥土露在外面，看起来比雪还干净。

偶尔，落叶的影子投映在佛像上，斜斜地，悠悠地，从佛像头顶、肩膀、身体上滑过，慵懒的，漠然的，像一则缥缈的轻梦。于我这个游客而言，这不期然的一瞬，像命运优待，借自然机缘向我演绎天女散花，片叶不沾身的禅理。

山里的小路依旧，路边的小白树已壮可做檩。陌生的年轻人在光滑的树上刻下爱语，虽稚拙而不乏天真。树干拔高，树皮皴裂，那些汉字笔画被时光分崩离析，模糊了当年的誓言。曾经写下它的人，是否依然活着、爱着？

活着的人们，身边的，远方的，爱着的，不爱的，无不在一分一秒地向时光深处走去。每个人的生命都在一分一秒地趋向死亡，或者戛然而止。

山在，路在，树在，我是远道而来的看风景的人，做着迢迢又醒不过来的梦。

那个时候，人和事，都因简单而美好。

## 听说……

□杨谔



那天，吴伟兄邀我去他家坐。当龙井茶的清香漫溢开来的时候，他扔给我一支笔、两张纸，说：“我说，你听，把关键的记下来。感兴趣时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吧。”

以下是他讲述的：

事情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。

海门师范老校长陈祖仁，原是海门麒麟中学校长，学历史出身，爱才惜才，他“收留”过多位有才学但一时返不了城的知青，并给他们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。每逢传统节日，考虑到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会特别想家，陈校长便邀他们去自己家里过节，八月半去他家吃老鸭，那是铁定的节目。不久，陈校长调任海门师范，把爱才惜才的传统也带了过来。

1976年5月，时任南通地区教育局局长沈春生到海师视察，提到中小学音美教师奇缺，商定由海师培养一批音体美专职教师。当时南通地区的南通师范、如皋师范都有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强项，海门师范就借此契机，决定在“小三门”——音美体师资的培养上做出自己的特色。后来的历任校长姚雨南、沈鼎尧、丁兆雄等，也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特色。陈校长对办好美术班特别有信心，因为他看到有的美术教师虽然没有学生可带，可仍旧每晚在办公室用功到十点才休息。

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，由于三个伟人的逝世，首届美术班的招生一直拖到年底才进行，招来的学生年龄参差，水平悬殊。美术班的学制是两年的，这样一来学生实际学习时间便只有一年半。那个时候，教师拼命教，学生拼命学，可以用争分夺秒、没日没夜这八个字来形容。师生们几乎每晚都在破旧的教室里点评画作，互相写生头像。

那次谈话后不久，与同道小聚，我的座位与江海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房健紧挨着，众人哄然举杯，酒瘾不大的我俩便私下闲聊。

我说到了不久前在吴兄处听说的海师美术班往事，房会长突然动情地把酒杯往前一推，“腾”地一下子站了起来，紧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我就是海门师范首届美术班上的学生，他说的那些全是真的！”



## 醉秋风 郭俊报

## 青春的月光

——听贝多芬《月光奏鸣曲》

□木火

## 四季乐韵

青春，爱情，月光……那是一组美妙的联想，蕴含了最美好的向往和最炽盛的热情，但也蕴含着内心的犹豫、挣扎和痛苦，甚至是深沉的迷惘。

工作之后的第二年，休养在乡下老家，从春到秋，一直处于焦虑与无奈中。乡村的夜晚，宁静得让人窒息。夜半醒来，一缕清纯明净的月光透过小窗，肆意地倾泻在床上，似一组金色的旋律，奏响于寂寞的世界；又似一帘蓝色的幽梦，装点着神秘的夜晚。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富有节奏的号子声，接着是一片嗡嗡的机器声。会是谁在劳作呢？那应是在不远处的那条运河，船儿搁浅了吧？我想象着，任那交替的声响激荡着我的心。

那时，贝多芬的《月光奏鸣曲》沉淀在我记忆的深处。如今听来，只是怀念。

三个乐章，从持续的慢板，到快板，再到激动的急板，短短16分钟左右的音乐，情绪的激烈变化，让人感觉了一种莽撞的青春——从安静的深思中蓄积力量，从隐约的伤感中愤然而起，燃烧，燃烧！咆哮，轰鸣！

那还是你想象中的月光吗？

对于“月光”，慕名已久，小学语文课本上就读到了这样的故事：音乐家贝多芬月夜里偶遇一位盲女，在她的感召下即兴演奏了这部作品。《月光奏鸣曲》由此沉浸在想象中的朦胧月光里，并在童年的记忆中根深蒂固。

其实，“月光”这个标题并非出自贝多芬本人。在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中，只有第八首“悲怆”、第二十六首“告别”的标题由他亲自所加。第十四首钢琴奏鸣曲之所以被称为“月光”，是由于德国诗人路德维希把该曲比作瑞士琉森湖上的月光，乐曲也因这一标题和传说而特别出名。

俄国钢琴家安东·鲁宾什坦(1829—1894)反对用“月光”来解释这个曲子：“月光在音乐描写里应该是冥想、沉思、安静的，总之一是柔和光明的情绪。《升c小调奏鸣曲》第一乐章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个音符，完全是悲剧性的(用小调来暗示)，因此是布满云彩的天空，是阴郁的情绪。末乐章是狂暴

的、热情的，表现的正是和温柔的明月完全相反的东西。只有短短的第二乐章可以说是一瞬间的月光……”

然而，月光，是每个人的月光；青春，是每个人的青春！月光可以是朦胧的，也可以是清朗的，可以是沉静的，也可以是激动的，可以是忧郁的，也可以是昂扬的。我的青春岁月里，梦想着“青春与爱的火焰宁静而热烈地燃烧”，也渴望着“沸腾的血汹涌成月光流成的河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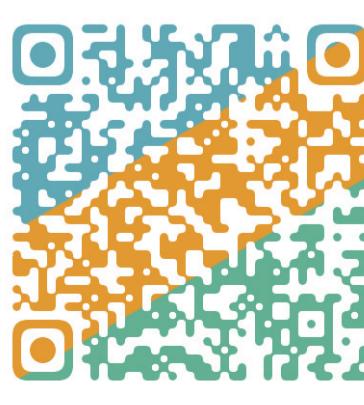
《月光奏鸣曲》作于1801年，那年，贝多芬31岁，青春的腰上。当时正和小他14岁的朱丽法塔·贵恰尔第相爱，她时他的学生，也是位大家闺秀。爱情的甘露滋润着贝多芬那颗沧桑的心，燃起对美好未来的强烈憧憬，这首曲子便题献给这位热恋中的情人。这一年的深秋，贝多芬写给朋友韦格勒的信中说：“现在我生活有意思多了，和别人来往也多了……这种变化完全是因为一位可爱而有魅力的姑娘促成的；她爱我，我也爱她。两年以来，我第一次享受到了幸福时光。”然而，仅仅一年，他们便分手了，贵恰尔第嫁给了一位门当户对的伯爵。这段爱情最终给了贝多芬巨大的刺激：一是自己的耳疾，二是门第的悬殊。

即使抛开了“月光”的束缚，《月光奏鸣曲》至少少不了爱情的忧郁和青春的冲动。在那缥缈的爱情里，贝多芬的内心定然不会平静如水。俄国艺术批评家斯塔索夫听了安东·鲁宾什坦演奏此曲第一乐章的印象是：“……从远处、远处，好像从望不见的灵魂深处忽然升起静穆的声音。有一些声音是忧郁的，充满了无限的愁思，另一些是沉思的，纷至沓来的回忆，阴暗的预兆……”

某日观影，当电影里的主人公在钢琴上敲出两声分解和弦时，我就听出了是《月光奏鸣曲》的第一乐章，一种幽暗的心绪，却有一丝明媚的期待……刹那间，青春的记忆浮现于眼前。

爱情如空中楼阁，未来似海市蜃楼，没有金钱，没有地位，甚至没有健康的身体；有的是青春的梦想，有的是执着的追求，有的是奋进的力量。不知道这样的描述是否完全符合贝多芬创作此曲时的心境，却是年轻的我听着《月光奏鸣曲》写下长诗之际一缕清晰的心迹。

感谢《月光奏鸣曲》，在我彷徨的青春里，在那清冷的月光下，给了我方向，给了我力量！



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